

梁慧圭的「雨奇晴好」

### EXHIBIT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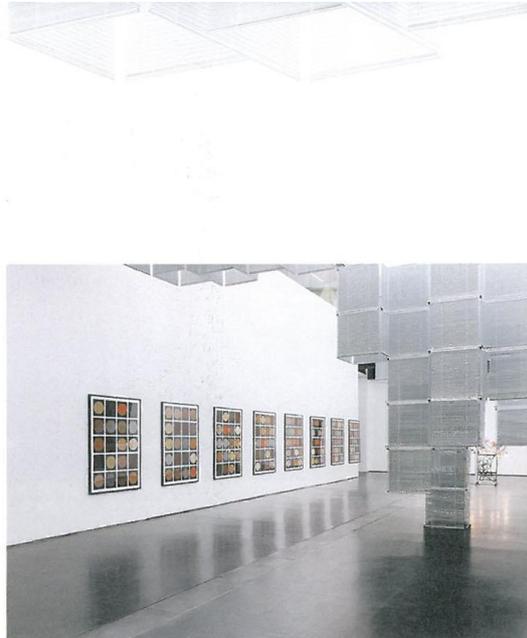
## 超時空感受

梁慧圭的「雨奇晴好」

文 | 公孫萌 圖 | UCCA

梁慧圭並不是一位亞洲觀眾熟悉的藝術家，慚愧地說，在最初聽聞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（UCCA）將呈現一場名為「雨奇晴好：梁慧圭」的展覽時，我甚至以為她是一名中國青年藝術家。可是當我看過了梁慧圭的展覽後，立刻被她作品中超越空間、時間、國界的「無國界性」吸引，因此，很希望能夠陪大家共同認識這位了不起的藝術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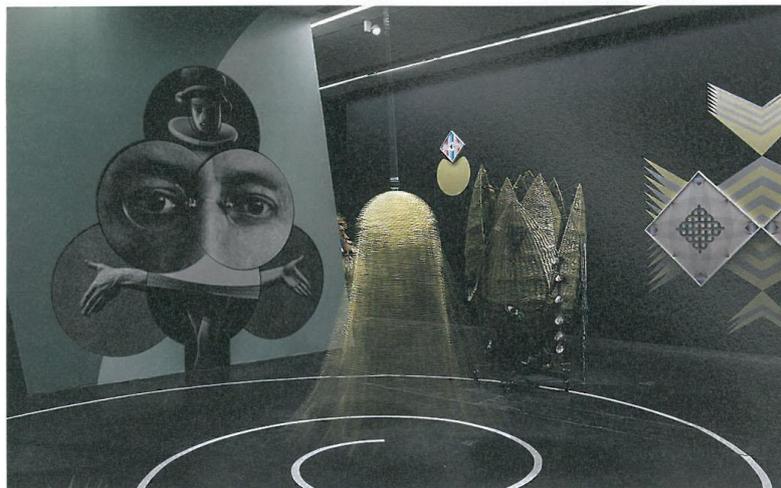
梁慧圭是70後韓國人，出生在首爾，目前往返於柏林和首爾之間生活和創作。看梁慧圭的作品，實話實說，第一反應是不知所措，這是因為梁慧圭的作品十分難以被定義，甚至會被人認為是不知所云。她大量使用手邊的現成材料，把它們當做原材料，進行雕塑創作，通過各種巧妙的觀念和符號，賦予它們全新



上 梁慧圭《香辛月》，絲綢印刷，砂紙、香料、藥材，裝框，共8幅，每幅166×115.5×4.5 cm，2013。

下 梁慧圭《中間類型—海洋蓮花》，綜合材料，215×110×110 cm，2015。





梁慧圭《發聲的滿月——超輕中型》·綜合材料·172x53x53 cm·2015。

的意義。因此，不難看出，梁慧圭的創作，有很強的觀念藝術風格。

然而有至關重要的一點，將梁慧圭的創作風格和其他觀念藝術家區別開來，即是觀念只是她進行創作的一種手段，若是把她的創作過程比喻成烹飪的過程，那麼物理性的組合材料是食材，觀念則是佐味的香料。她通過撕裂、組合、重置、綑紮、漆繪等等粗獷的手段，嘗試展現出的往往是非常細膩的、超越普通語言、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」的感受，這一點，是許多同輩青年藝術家相對關注較少的。

感受，即不是一種情感也並非一種思考的結果。在梁慧圭2013年的作品《香辛月》中，這一點就表現得十分明顯。這一組八幅作品是由香料平鋪成滿月形的裝飾畫板組成。香料，是南洋地區的代名詞，同時通過月滿盈缺的表現，藝術家也呈現出一個表達月亮、太陽和人之間的關係的大環境；可另一方面，梁慧圭也圓滿地呈現出，在以新加坡為首的南洋諸國的後殖民主義中的國民感受。這種表現不是激烈的衝突和宣言，也不是縝密的思考結果，反而是一種人的切身感受。

Doryun Chong 在一篇評論中寫道，在他看來梁慧圭於命名一事上功力深厚，談諧有趣又能巧妙點

題。這次UCCA的展覽名「雨奇晴好」取自蘇軾的詩作《飲湖上初晴後雨》：水光激灑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這首詠西湖的名篇同時也暗示著在外界環境波動的時候，仍對多元變化的世界保持接受。這一點，正是梁慧圭從1994年至今一直在努力探索的元素。她通過各種手段和觀念的加持，不間斷地呈現出人在各種不同環境下的真實感受。

在2015年最新一系列「中間類型」裡，梁慧圭嘗試擬人化的表現手法。她用韓國傳統的婚禮頭飾、人造植物纖維和復古的印度銅鈴，組成了奇異的擬人造型，然後讓它們按照特定的「節奏」舞動。於是，這些本身客觀的綜合材料，通過簡單的機械運動，忽然有了主觀的涵義，迫使觀者不斷去嘗試揣測它們背後是否有深奧晦澀的思考和主題。這些稻草人看似非常原始，而他們的運動卻很機械，兩者之間衝突強烈，不同背景和語境的觀者，都能感受到這種不協調的衝突。這一點，正是梁慧圭表達「感受」最獨特的方式。

現在的青年藝術家中，面對飛速變動的周身環境，有人覺得不適應，也有人視其為自然而然的變化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然而只有梁慧圭，用看似粗獷的表現方法，呈現出最不易察覺、最細微的人的感受。■